



斯大林論農業
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人 民 出 版 社

斯大林論農業
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斯大林論農業
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 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1937·787×1092 1/32·5 $\frac{5}{8}$ 印張·104,000 字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 定价：(4)0.42 元

出版者說明

本書系根据“列寧斯大林論農業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白俄罗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一書中斯大林論文部分編成的。譯文來源見各篇篇末。

CAB 26/12

定价 0.42 元

目 錄

在粮食战线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和紅色教授學院、 共產主义科学院、斯維尔德洛夫大学學生的談話節錄)	3
大轉變的一年 (为紀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而作)	16
一 在劳动生產率方面	17
二 在工業建設方面	18
三 在農業建設方面	22
結論	31
論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問題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馬克思主义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32
一 “平衡”論	34
二 社会主义建設“自流”論	36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39
四 城市和鄉村	44
五 关于集体農庄的本質	48
六 階級变动和党的政策中的轉變	53
七 結論	57
論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問題	59
勝利冲昏头腦 (論集体農庄运动的几个問題)	64
答集体農庄庄員同志們	72
联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 报告(摘錄)(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97
五、農民向社会主义方面的轉變与國营農場和集体農庄 、建設的發展速度	97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 (摘錄)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監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报告)	107
四 五年计划在農業方面四年完成的总结	107
論農村中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在联共(布)中央	
委员会和中央監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說)	115
在第一次全苏联集体農庄突击隊員代表大会上的	
演說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132
一 集体農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132
二 我們最近的任务,是要把一切集体農庄庄員都	
变成生活丰裕的人	140
三 几个个别的意見	144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总结	
报告 (摘錄)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151
(二) 農業高漲	151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总结	
报告 (摘錄)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165
乙、農業	165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六周年紀念 (摘錄)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國防委員長在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維埃	
与莫斯科城黨組織及社会团体慶祝大会上的报告)	171
(二) 全民帮助前綫	171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紀念 (摘錄)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國防委員長在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維埃	
与莫斯科城黨組織及社会团体慶祝大会上的报告)	174
(二) 苏联人民在衛國战争中的偉大功勳	174

在粮食战线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和紅色教授學院、共產主義
科學院、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的談話節錄)

問：我國糧食困難的根源是什麼？擺脫這些困難的出路何在？既然有這些困難，那末對於我國整個工業發展的速度，特別是從輕工業和重工業的對比來看，應該得出什麼結論？

答：初看起來，會覺得我國糧食困難是偶然的，只是由於計劃得不好，只是由於經濟平衡工作中有某些錯誤。

可是，僅僅是初看起來才会有這樣的感覺。其實，困難的原因在這裡要深刻得多。計劃得不好和經濟平衡工作中有錯誤在這裡都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是毫無疑問的。可是拿計劃得不好和偶然的錯誤來解釋一切，那就是犯了極大的錯誤。輕視計劃工作的作用和意義是錯誤的。可是誇大計劃原則的作用，以為我們已經達到能夠計劃一切和調節一切的發展階段，那就更加錯誤了。

不應當忘記，在我國國民經濟中，除了那些受我們計劃控制的成分以外，還有另一些暫時不受計劃控制的成分，最後，還有敵視我們的階級，而這些階級是不能單單通過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計劃工作來戰勝的。

正因为如此，我認為不能把一切都歸結為簡單的偶然現象，歸結為計劃工作的錯誤等等。

那末，我國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根源何在呢？

我國糧食困難的根源就在於我國商品糧食產量比糧食需要量增長得慢。

工業在發展。工人數量在增加。城市在發展。最后，需要商品糧食的各种技術作物（棉花、亞麻、甜菜等等）的產區也在擴大。所有這些情形使糧食需要量，商品糧食需要量迅速增長。而商品糧食產量的增長却慢得要命。

不能說我們本年度收購來的由國家支配的糧食比去年或前年少。恰恰相反，本年度我們由國家掌握的糧食比往年多得多。但是我們現在還是遇到了糧食困難。

請看幾個數字吧。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們共收購四億三千四百万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億二千三百万普特，留在國內的有三億一千一百万普特。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們共收購五億九千六百万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億五千三百万普特，留在國內的有四億四千三百万普特。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們共收購五億七千六百万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二千七百万普特，留在國內的有五億四千九百万普特。

換句話說，本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們收購來供國內需要的糧食比去年多一億普特，比前年多二億三千万普特。但是我們本年度在糧食戰綫上還是發生了困難。

我在一个报告中已经说过，这些困难被农村资本主义分子，首先是富农，利用来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你们知道，苏维埃政权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消灭富农的反苏维埃发动。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在这里注意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指的是商品粮食产量增长得慢的原因问题，指的是虽然我国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而我国商品粮食产量还是比粮食需要量增长得慢的问题。

的确，我国播种面积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是的，这是事实。粮食总产量在去年已经等于战前生产标准，就是说已经达到五十亿普特，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是的，这是事实。尽管如此，我们所生产的商品粮食却比战前少了一半，而输出国外的粮食比战前少了百分之九十五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首先和主要是因为十月革命使我国农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使它从生产商品粮食极多的地主大经济和富农大经济转为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战前我国有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六百万个体农户，而现在我国却有二千四百万到二千五百万农户，单是这一点就已经说明现在我国农业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

农业中的大经济，不管是地主经济、富农经济还是集体经济，它的力量就在于它有可能采用机器，利用科学成就，使用肥料，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生产的商品粮食最多。相

反地，小農經濟的弱點就在於它沒有或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因此，它是半消費性的、出產商品很少的經濟。

例如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來說。它們生產的商品糧食佔其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二。換句話說，它們生產的商品糧食相對地比戰前地主經濟生產的多。而中小農戶呢？它們生產的商品糧食只等於其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一點二。可見這裡的差別是很明顯的。

從下面的數字可以看出過去戰前時期和現在十月革命以後時期糧食生產構成的情形。這些數字是中央統計局局務委員涅姆契諾夫同志提供的。涅姆契諾夫同志在說明書里附帶聲明說，這些數字不能說完全精確，只能使人做一種大約的估計。但是從一般糧食生產的構成來看，特別是從商品糧食生產的構成來看，這些數字已經完全足以使我們明白戰前時期和十月革命以後時期的差別了。

	糧食總產量		商品糧食 (農村外的)		商品率
	單位百 萬普特	百分比	單位百 萬普特	百分比	
戰前：					
(一)地主	600	12.0	281.6	21.6	47.0
(二)富農	1,900	38.0	650.0	50.0	34.0
(三)中農和貧農	2,500	50.0	369.0	28.4	14.7
總計	5,000	100	1,300.6	100	26.0
戰后(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					
(一)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	80.0	1.7	37.8	6.0	47.2
(二)富農	617.0	13.0	126.0	20.0	20.0
(三)中農和貧農	4,052.0	85.3	466.2	74.0	11.2
總計	4,749.0	100	630.0	100	13.3

这个統計表說明什么呢？

第一、它說明絕大部分的粮食生產已經从地主富農方面轉到小農中農方面。这就是說，小農中農在完全擺脫了地主压迫並在基本上摧毀了富農勢力之后，有可能來大大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狀況了。这是十月革命的結果。基本農民羣众从十月革命得到的主要好处首先表現在这里。

第二、它說明我國商品粮食的主要持有者是小農，首先是中農。这就是說，不僅从粮食总產量來看，而且从商品粮食產量來看，十月革命后苏联已經成为小農經濟的國家，中農已經成为農業中的“中心人物”。

第三、它說明在地主經濟(大經濟)已經被消滅、富農經濟(大經濟)已經縮小三分之二以上、農業已經轉为商品率只佔百分之十一的小農經濟、粮食生產方面又还没有比較發達的公共大經濟(集体農庄和國营農場)的情形下，商品粮食產量必然会而且事实上已經較战前大为減少。虽然我們的粮食总產量已經达到战前标准，而我們現在所持有的商品粮食却比战前少了一半，这是事实。

这就是我國粮食战綫上的困难的根源。

正因为如此，不能把我們在粮食收購方面的困难看做簡單的偶然現象。

毫無疑問，还有一种情况也在这里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这就是我們的商業机关承担了不必要的供应許多中小城市粮食的义务，結果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減少國家的存粮。可是沒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國粮食战綫上的困难的根

源並不在於這種情況，而在於我國農業的商品率提高得很慢，同時商品糧食需要量却增長得很快。

出路何在呢？

有些人認為出路在於恢復富農經濟，在於發展和擴大富農經濟。這些人不敢說要恢復地主經濟，他們大概知道，現在說這樣的話是有危險的。可是，唯其如此，他們也就更樂意說必須大力發展富農經濟，以利於……蘇維埃政權。這些人以為蘇維埃政權可以同時依靠兩個對立的階級，既依靠以剝削工人階級為經濟原則的富農階級，又依靠以消滅一切剝削為經濟原則的工人階級。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戲。

用不着證明，這種反動的“計劃”和工人階級的利益，和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列寧主義的任務，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有人說，富農“並不”比城市資本家“壞”，富農一點也不比城市耐普曼危險，因此，我們現在不必“怕”富農，——這種說法是自由派的空話，是用來麻痹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眾的警惕性的。不應當忘記，在工業方面我們能用產品佔工業品總產量十分之九的社會主義大工業去和城市小資本家對立，而在農村生產方面我們能用來和富農大生產對立的，却不過是尚未鞏固而糧食產量等於富農經濟糧食產量八分之一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不了解富農大經濟在農村中的作用，不了解富農在農村中的比重較小資本家在城市工業中的比重大過百倍，那就是發了瘋，離開了列寧主義，而投奔到工人階級的敵人方面去了。

那末，出路究竟何在呢？

(一) 首先，出路在於从落后的分散的小農戶轉为有机
器供应的、用科学成就武裝起來的、能生產最大量商品粮食
的联合的公共的大農庄。出路在於在農業方面由个体農民
經濟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經濟。

列寧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天起就号召党去組織集体農
庄。从那时起，我們党内就沒有停止过宣傳集体農庄的思
想。可是，建立集体農庄的号召只是在最近才得到廣泛的
响应。这首先是由於農村合作社的廣泛發展已經給農民情
緒的有利於集体農庄的轉變准备了条件，而許多集体農庄
現在每俄畝已能出產粮食一百五十至二百普特、商品率达
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事实，又使貧農和下中農很想参加
集体農庄。

还有一种情况也在这里起着不小的作用，这就是國家
只是在最近才有可能大力資助集体農庄运动。大家知道，
今年國家用於帮助集体農庄的款項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共
六千余万盧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完全正确，它認為
羣众性集体農庄运动的条件已經成熟，認為加强集体農庄
运动是提高我國粮食生產商品率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根据中央統計局的材料，一九二七年集体農庄的粮食
总產量不下五千五百万普特，商品率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今
年年初建立新集体農庄的巨浪和原有集体農庄的擴大，一
定会使今年年底集体農庄的粮食產量大大增加。任务在於
保持集体農庄运动現在的發展速度，擴大集体農庄，取消那

些有名無实的集体農庄，而代之以名副其实的集体農庄，並建立一种制度，使集体農庄把全部商品粮食交給國家的和合作社的組織，否則國家就停止給以補助金和貸款。我認為只要遵守这些条件，大約三四年后，我們就能从集体農庄那里得到將近一億普特的商品粮食。

人們有时候把集体農庄运动同合作社运动对立起來，大概他們認為集体農庄是一回事，而合作社是另一回事。这当然是不对的。有些人甚至把集体農庄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对立起來。不用說，这样对立起來是毫無道理的。其实，集体農庄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是最明顯的生產合作社形式。有銷售合作社，有供应合作社，也有生產合作社。集体農庄是整个合作社运动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也是列寧的合作社計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实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就是把農民从銷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所謂集体農庄的合作社。这也就說明了，为什么我們的集体農庄只是在銷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發展和加强之后才开始產生和發展起來。

(二)其次，出路在於擴大和巩固原有的國营農場，建立和發展新的大規模的國营農場。根据中央統計局的材料，現有的國营農場一九二七年粮食总產量不下四千五百万普特，商品率为百分之六十五。毫無疑問，在國家一定的支持下，國营農場是会大大提高粮食產量的。

但是任务並不以此为限。苏維埃政权已經做出決定，要在沒有農民份地的地区建立新的大規模的國营農場（每

个農場佔地一万至三万俄畝),这些農場五六年後大約能生產一億普特商品糧食。这种國營農場已經着手建立。任务就是無論如何要實現蘇維埃政权的这个決定。我認为只要完成这些任务,大約三四年後,我們就能从新旧國營農場那里得到八千万至一億普特的商品糧食。

(三) 最後,出路在於不斷提高中小个体農民經濟的單位面積產量。我們不能而且不应当支持个体的富農大經濟。但是我們可以而且应当支持中小个体農民經濟,提高它的單位面積產量,引導它走上合作社組織的軌道。這是一項老任务,早在一九二一年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时候我們就特別強調地宣佈過。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又肯定了這項任务。現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使這項任务的重要性更明顯了。因此,应当堅決完成這項任务,就像堅決完成上述關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兩項任务一樣。

所有的材料都說明農民經濟的單位面積產量在幾年以內大約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現在我國所使用的木犁至少有五百万部。只要把這些木犁換成鐵犁,就能使我國糧食產量大大增加。更不用說,我們還要有一定數量的肥料、精選種子 and 小型機器等等供給農民經濟。實行預購,同整個整個的村子訂立合同,供給它們種子等等,同時從它們那里取得相當數量的糧食,這種方法是提高農民經濟的單位面積產量和吸引農民參加合作社的最好方法。我認为只要在這方面認真工作,大約三四年後,我們就能從中小个体

農民經濟那里至少多得一億普特商品糧食。

总之，只要完成这一切任务，那末三四年后，我們國家就可以多掌握二億五千万到三億普特商品糧食，就比較能够按國內外的需要適当地机动調度了。

擺脫糧食战綫上的困难所必須採取的措施大体上就是如此。

把这些主要措施和当前在改進農村商品供应計劃方面的措施結合起來，並使我們的商業机关不再承担供应許多中小城市糧食的义务，——这就是現在的任务。

除了上述措施以外，是不是还应当採取其他一些措施，比如說，採取減緩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措施（因為我國工業的發展使糧食需要量迅速增長，这种增長暫時超过了商品糧食產量的增長）？不，不应当。無論如何不应当！減緩工業發展速度，就是削弱工人階級，因為工業發展中的每个前進步驟，每个新工厂，照列寧的說法，都是工人階級在对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斗争中、在对我國經濟中資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加强自己陣地的“新堡壘”。相反地，我們应当保持現在的工業發展速度，我們应当一有可能就加快这种速度，以便把大量商品投入農村而从農村取得更多的糧食，以便供給農業首先是供給集体農庄和國營農場以机器，以便使農業工業化並使農業生產的商品率提高。

也許为了更加“慎重”起見，应当延緩重工業的發展，把主要是供应農民市場的輕工業變成我國工業的基礎吧？無論如何不应当！这样做就是自殺，就是破坏我國全部工業，